

第四届
全国
新概念
作文大赛

特色作文选



蓝色心情

第四届
全国
新概念

特色作文选

蓝色心情
蓝色心情

A

作家出版社

G634.3
1411

SBR74/0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蓝色心情/朱严谨等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3.4

(第四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特色作文选; A)

ISBN 7-5063-2641-8

I. 蓝… II. 朱… III. 作文 - 中学 - 选集

IV. H194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21013 号

蓝色心情

作者: 朱严谨等

责任编辑: 袁 敏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>

印刷: 北京印刷三厂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数: 120 千

印张: 6.75

插页: 3

印数: 001-12000

版次: 2003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641-8/I·2625

定价: 10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寻 木	朱 严 谨	/ 1
骗子与魔鬼	邹 园	/ 14
侏儒与巨人	邹 园	/ 16
五个灌汤包	李 春	/ 23
流	徐 伟	/ 28
One Day 波尔卡	李 根	/ 36
心情音符	李 光	/ 44
最后的楼兰人	张 洁	/ 54
纸人多比	蓝 天	/ 65
江城记	齐云丹	/ 70
状 态	艾文昭	/ 79
橘子香水	何斌杰	/ 86
由 $X + Y = Z$ 引起的	林臻鑫	/ 91
关于萝卜、国王、福贵和		
晓牧的一些事	樊晓牧	/ 95
灰铝时代	徐 速	/ 104

贱狗记	马伶俐	/ 116
明天没有太阳	秦坤	/ 123
Mouse	秦坤	/ 129
午夜日记	林望杰	/ 134
母后	陈宝佳	/ 147
神经兮兮	关潇	/ 151
超人之死	郑晔	/ 155
走出桃花源宣言	余飞	/ 163
一条金鱼的日记	申毅君	/ 167
狗	程霏	/ 174
文 字	刘昂	/ 176
超现代之公寓	张英	/ 184
迎检总动员	程宇佳	/ 187
鲜血的颜色	陈栋平	/ 192
北方的春	艾炳鹏	/ 197
夸父追日	周乘铭	/ 201
F大酒店	王志华	/ 209

蓝色心情

帚 木

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 朱严谨

谁知帚木迷人状，
空为圆原失路人。

——题记

一 迷 目

我刚进预备班，正属于一个空前绝后的时段。

进了中学便意味着与幼稚的小学生涯彻底“拜拜”，于是，每每看到小我一岁的学弟学妹们，优越感便油然而生。

因为，我是中学生了！

我很喜欢中学，所以，爱屋及乌地喜欢中学的教室，所以，连带着喜欢起座位旁的那个窗口。临近窗口的花坛里栽着

樟木，微风掠过，会带来一阵淡雅的清香味道，在令人恹恹欲睡的午后的课堂里，吹进我迷蒙与混沌的梦魇。是那樣的清晰与真切，是那樣的充满了活力，是那樣的令人印象深刻。

小学里，班主任总是反复告诉我们，小学和中学是不同的！于是，我一直期望着这种“不同”会降临在座位的更换上，那样的话，我就可以一直拥有开启那扇窗户的权利。

然而，我忘记了，尽管学生的年龄不同，学校却始终是学校。所以，我的希望也永远只是希望——只能是希望。

就在我换到靠门那排的星期里，班级转来一个学生，我正为自己的位子感到悲哀，压根就没有注意到什么变化。我只是隐约的知道，那好像是个男生。

仍旧无聊的下午课里，我仍旧面对着紧闭的窗口发呆，同时想象着带有樟树叶清香的微风轻拂脸颊的感觉。

然后——风。

真的有风吹过！

我看见，那仿佛着上了浅绿色的风从那个人摸着窗框的指间掠过，轻轻回旋在空中，又落下，接着翻动起他课桌上的书。一页，一页，就像童话中顽皮的精灵游戏一般。

斑驳的树影落在他身上，随着阳光强弱的起伏而繁衍出纷繁的色彩变化。于是，时光仿佛停止了，樟木树与他似乎本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，正寂静和谐地体现了彼此间的联系。

我知道自己正在为眼前的景象发呆，就像童话里水手们听见了海魔女的歌声。

我想，那就是所谓的魔力——他是一个绿色的樟树精灵。

就在这节课结束后，我被班主任叫到了办公室里。这是我进中学以来的第一遭，我想，这对于年轻的班主任也是具有相同含义的。她一直忍气吞声，只是希望这破坏自己形象的“第一遭”批评迟些来到。

然而，尽管她是那样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形象，却还是无法使周遭的人感到共鸣，例如——我。

你上课为什么老是开小差呢？对方透过小方眼镜瞟了我一眼。

我立刻想：老师上的课太无聊了！

但我没有回答，因为我相信她压根就不指望我能说什么。而且我知道，办公室里还有其他老师，大都年轻气盛，所以我一旦说出自己的答案，必定会使班主任感到难堪，而我以后的日子也一定不好受。我和她还没有积怨太深，犯不着两败俱伤。

于是，我们僵持了好一会儿。她终于不耐烦这金子般的战术，循循善诱起来。

然后——风！

又是一阵风吹过！

把班主任桌上的一叠通知单卷了起来，胡乱地撒在地上。于是，班主任一面大叫着去拾，一面不忘对我说几句总结语。

为了尽身为学生的义务，我也帮着拾。接着，我看到了被

风夹带来的樟树叶，它正静静地躺在地板上，那姿势舒展而又自然。

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：是精灵，是精灵推动了吹来的风，是精灵来替我解围的。

是的，一定是那样的！我的樟树精灵呵！

二 樟 木

尽管我一向不喜欢体育，但不可否认体育课是所有无聊的课程中最自由的。

我喜欢羽毛球，也喜欢樟木。于是，便很希望在高大的樟树下打球，但这显然不合乎实际。同伴们找了一块空地，上方光秃秃的，足以保证羽毛球的安全，但却不合我的要求。

于是，我只得在羽毛球和樟树间作出选择。

我选了樟树。

我宁可让同伴们认为我要性子，认为我懒，事实上我的确是这样的，但是更多的原因我想还是樟木。

坐在樟树下向上看，那浅绿色的翡翠一般的树叶互相交织在一起，在金色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剔透的色彩。从零星缝隙中透过的阳光，如同缪斯们的竖琴弦般，奏出不断变化的树与光的和谐曲调。

或许上天总是不愿意人得到快乐，我正为眼前的画面所感动，下一秒钟就被不知什么东西砸痛了。

“傻瓜！砸到人啦！”背后有男生在叫，“你怎么踢的球！”

我一边恨恨地揉着头，一边抬起脚边的足球。

“嘿！谢谢！扔过来！”“快点扔过来！”其他男生在叫。

我可不愿意这么做，我还没有收到道歉！我站起来回过头，朝他们大声喊：“你们踢过来的球，你们自己来拿！我可不！”

“杨飞！你去拿！”“就是，你是罪魁祸首！”“你去拿！”

他们或许是在叫人的名字，可我一听到“杨飞”脑中闪现的却是樟树、微风和精灵组成的曼妙景象。

精灵在微风中舞蹈，樟树沙沙地和着拍子，然后风卷起片片树叶。叶子先是被风扬起来的，借助着风的力量，然后它自己飞了，飞进教室，飞进办公室，飞进我混乱的思绪。

接着，我听到跑步声，回过神，发现那个人站在光里。

“那个……给我球。”他说。

我把球抛给他。他站着，似乎还想说点什么。

“我不是有意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没关系。”我说完又坐下来，我们之间的对话就这样结束了。

他就是那个转学生，那个樟树精灵，这一点我很清楚，但我还是很失望。精灵是不需要语言的，一个动作、一个微笑就

可以相互沟通。

傻瓜！你又不是精灵，干嘛强求别人！我暗暗地骂自己，却还是忍不住失望。

然后——树叶。

一片树叶悄悄落在膝盖上，接着又被风吹跑了。

“……杨飞……”我喃喃自语着。

三 骤 沐

“陆思佳。”同桌叫我。

我看了她一会儿，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同桌不满地望着我，然后朝我发呆的方向看了看，忽然若有所悟地微笑了。

我知道她在想什么，但我不屑反驳。我是个很强调主观的女孩，所以，我觉得自己无须向别人解释什么。被人误会也好，被人鄙视也好，那都是我自己的事，与别人无关。

其实说穿了，那就是自私，极端的自私。

我知道，有人开始在背后议论我了。我什么也没有做，包括同桌所谓的“澄清”。我觉得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解释的，别人的误会，只能说明他自己的愚笨。

我现在初一了，人大了一点，我渴望得到大人們的認可。

所以，我騎車上學，因為騎車顯然比乘車更為自主。

所以，我自己打气，因为那样可以显示自己的独立。

我到达修车摊的时候，已经有人抢先占了大半个摊位，而摊主正忙着挤压放在脸盆里的暗红色内胎。我把车子朝里挪了挪，然后不声不响地捡起地上的打气筒。

“小姑娘，依外胎裂开来了嘛！”摊主突然开口说话。

“裂开来了又怎么样？”我问。

“调一个外胎就行了。”摊主又把目光转回手中的内胎，“否则骑到半路可能要暴胎。”

“多少钱？”我开始涉及实质性问题了。

“13块。”

“多少时间？”

“一歇歇。”摊主立刻回答，“不过等我把这个胎补好。老快的，老快的。”

我顺着摊主手中的内胎向上看，然后，我发现了站在一旁的男生。

他朝我尴尬地笑了笑，我也朝他点点头。

“……你补胎？”我问，同时感到了自己搭讪时表现出的“low intelligence”。

“嗯。”这是他的回答。

我沉默了，他也不说话。这里没有樟树——修车摊是摆在法国梧桐下的，路边只有梧桐树——所以，脱离了樟树的他只是一个平凡的腼腆的男生，我没有什么想对他说的。

“唔……上次对不起，砸到你。”看来他的社交水平并不

比我高明多少。

“我说过没关系的。”我生硬地回答。

我们之间的第二次交流便以这样的场面结束了。

“补好了，两块钱。”摊主说着把车翻转过来。男生掏出五元钱，纸币的表面干净而且平滑，一望便知是出自循规蹈矩之人的手里。我心里说不出的失望，精灵，不应该是无拘无束的生灵吗？

突然，有一滴冰凉的水砸落额头。下雨了？我抬起头看看阴郁的天空，现在是夏天，早晨上学前我料到会有这样的天气，但却没有什么表示。

雨是突然落下的，令人猝不及防。如果没有梧桐的庇护，我早就湿得不成样子了。小时候，自然常识课的老师告诉过我：下雨天站在树下是非常危险的事，但我却顾不了这么多了。

“奇怪！天气预报里面没说有雨嘛！”摊主自言自语着。

一旁的男生急急忙忙地从书包里掏出塑料袋，里面放着叠得十分整齐的雨衣。他展开雨衣，似乎想穿上，但看了看旁边没有雨衣的两个人，便又停止了动作。

傻瓜！我又在心里骂了，你穿雨衣关我们什么事！

然而他终于没有穿上，静静地站在那里看摊主如何换胎。我想我应该鄙视他的，一个做什么事都要思前顾后的人未免太过呆板了，但是我知道，他这样做也是因为他的善良。

这样静静地过了一会儿。

“噢，不下了？”男生有点大惊小怪，“这么短？”

我朝路边的积水里看看，由雨点造成的晕圈少得可怜了——雨停了。我站着思索，这样的天气使我想到了那个早已逝去的夏天，小学夏天。

“调好了。”摊主粗声粗气地提醒我付钱。

我一边将钱递给他，一边朝旁边看。

那个男生已经走了，就在我发着呆的时候。

我想，或许我不应该把樟树强加到他身上，他也是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呵。

四 昼 暮

由于我一直表现出淡然的态度，所以，那些谣言到了初二就几乎没人记得了。

紧接着的是硝烟弥漫的初三。

每天面对着叠作高山的试题，人的大脑是充实的，而心灵却有一片空白。我们急切地在周围寻找着，希望有什么可以填补自己心里的空白。

于是，自修课上的一句调侃就可以让全班笑个半天，二月天里的一场小雪就可以使大家兴奋不已，午饭时鱼骨的落向会把我们的喜忧牵动。

人，真是一种脆弱的生物。在那样的环境中，每个人都免不了有些神经质。

后来，又有谣言不知不觉地在班中散开了，某某与某某的事情成了茶余饭后 relax 用的话题。

我理解这种空虚时期的心理投射，因为偶尔的，我也会想一想那出现在烦闷下午的樟树精灵。

“Bonjour!” 同桌看到我就用力挥了挥手，我朝她笑了笑。

“思佳，这个给你。”她递给我一个用报纸包的盒子。

我又迟钝了一会儿：“……生日礼物？”

同桌点点头：“我想在你来的时候给你，其他人的都塞在台板里了。”

我弯腰一看，课桌里有好些卡片，比前几年的都要多。

然后我看见了一张浅绿色的信封，那是和樟树叶一样的颜色啊。

我拆开，卡片上的是淳朴的乡村小居，上面还插着些许染成绿色的薰衣草。上面写着“おめでと ごぎいます”。还有“すき”。

我清楚卡片的发出者是谁，但我宁愿装作不知道的样子。

我不明白自己这样究竟是为了什么，我不是一个极端自私者吗？那么为什么不敢明确的回答呢？

或许，我并不像以为的那样了解自己，我是自私的，但并不彻底，我是怯懦的，所以，我不愿意伤害别人。

从白昼到日暮，我一直在思索着。这或许是个病句，因为与白昼相对的始终是黑夜，然而严酷的竞争却不容许我优哉游

哉地想问题，我还要读书，我还要考试，更重要的是，我要在明天自然地面对他。

五 帚 木

我们站在绿色的樟木树下。现在是五月份，树叶还不很茂盛。我想以后我没有时间再去观察它了，所以我要把它永远地记在心里。

我把卡片还给他。他没有说话，也没有拆开。

然后，他注意到信封背面的字。

·谁知帚木迷人状，

空为圆原失路人。

传说古时的日本信州伊那郡有个叫圆原伏屋的地方，那里长着一棵叫“帚木”的怪树。远看形似倒置的扫帚，可走过去就看不见了。

我想，我是一个很主观的女孩，所以一直固执地认为：只要自己觉得好的，那就一定是好的。

在那个烦闷的午后，我突然注意到那个男生与樟树构成的图案，于是喜欢起来。他叫什么？长得什么样？那都无关紧要，因为在特定的时刻，我可以看见他们，这就够了。

就在我把想象当中的精灵美化的同时，和作为真实的人的

“杨飞”也逐渐有了接触，幻想与现实的距离是如此遥远，于是我选择了逃避。

我是怯懦的，我不愿意面对这样的事实。

就像“帚木”的传说，我们始终需要一段距离隔绝彼此。

我终于凭借自己的勇气解决了这件事情，但是不知怎么的，更难过的人显然是我。我想，那或许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个想象中的偶像，一个心灵的寄托。

然后，经历了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的景象的我开始重新面对这件事情思索。我发现，原来我错了。这种微妙的情愫是不能用一方面来概括的。

既可能杨飞是我想象中精灵的投影，也可能我想象中的精灵本就是杨飞的投影。我不明白，这是两个极端的关系，而我为什么无法分辨清楚？

或许，这件事情对于他也是同样的。

我记得，那张卡片上只写了短短的两个字“すき”。——“喜欢”。

喜欢什么呢？还是被喜欢？我想他自己也可能不明白。

也可能他只是听到了什么谣言，于是开始注意，仅此而已。

我突然觉得很累，这样的问题似乎是无法穷究的，人的心理如果都能用言语来解释，那也不能称之为“人”了。

我马上要进高中了。初中里，老师总是反复教导我们：初